

如今打电话也与时俱进，很多单位用上了程控交换机，当你拨通电话后，通常由内设的语音提示来代替以前的话务员转接服务。服务热线、家电维修、客运查询、公共投诉等，一古脑儿交给了语音提示系统，很经济，也很机械。

不久前，我为制作宣传画册打电话去一家广告公司咨询。电话拨通后，传来一串语速飞快的话务音：801 杰克、802 琳达、803 安妮、804 约翰……这是程控电话预设的录音，因受控于录音时间，“机器人”争分夺秒地挨个将分机和人名报完。且不说电话连线后一阵连珠炮般的“扫射”令人猝不及防，更何况面对陌生的客户，杰克和琳达“谁是谁呀”——恰似泼来一头雾水。好在我也“训练有素”，没等报完“流水账”，已毫不犹豫地按下了

真假伦勃朗

美国洛杉矶一座叫 Getty 的博物馆，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画展。它展示了数十幅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原作，并同步展出了相同数量的赝品。展出的目的是让参观者了解专家、研究人员是怎样判定伪作的。这种展出，在博物馆业内很少见到。画展上展示的这批伦勃朗的伪作，几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伦勃朗的真迹。近 30 年间，博物馆界使用新的分类技术，研究人员因此得以判定，在 1000 多幅被认为是伦勃朗的作品中，至少有一半是他人画的。

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是因为伦勃朗当年注重教授学生，门徒众多，他的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画室至少聚集有 50 人跟他学画——而学生们模仿他的风格，画相同的东西。所以在 17 世纪，某些学生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伦勃朗，当然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。

研究人员碰到的另一难点是，尽管伦勃朗作品甚丰，但经他亲自签名的画却少而又少。研究人员以他签名的以及和他签名的画有直接联系的画为基础，再来判定那些无签名但主题、特征类似的作品。另外，现代历史学家鉴定伦勃朗原作用的三大特征：有故事情节、有丰富的面部表情、有方向感很强的用光。这三点也被用来判定他的未签名作品。

Getty 画展分好几个展厅，每个展厅都把真假伦勃朗作品对比进行展出。左边是原作，右边是伦勃朗学生的作品。展厅设有中央控制室，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调取信息，了解怎样来辨别真假伦勃朗。

例如：有两幅《圣经》题材的作品，左边是伦勃朗画的《圣约翰在洗礼仪式上的布道》，听众 8 人表情各异，有的困倦，有的好奇，有的糊涂，有的怀疑；而另一幅学生的作品《圣保罗布道》则大相径庭，听者形象粗糙，面部表情单一。这一对比足以显示伦勃朗是何等重视面部表情的。

另有几对画描绘的是裸体模特儿或是街景，画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取景角度略不一样，这就给专家以启示，其中一幅肯定不是伦勃朗画的。显而易见，伦勃朗在指导学生们上练习课时，自己也参与画画，只是站位的角度稍有不同。有两幅名为《江湖医生在街头》的画，以前一直被认为都是伦勃朗的原作，画的是一个推销蛇油的人在街头向行人作秀。其中有一幅是从侧面取景的，那个庸医的表情栩栩如生，而他学生 Eeckhout 的那张画是从背面画的，在人群中的庸医当然没有表情可言。

日前从报上获悉：歌唱家戚长伟宝刀不老，重上舞台献艺，深受观众欢迎，云云。

戚长伟先生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，上世纪 60 年代初已成为沪上著名的歌唱家。“文革”以后，他着重声乐研修，并长期从事声乐教授工作，在培育造就音乐人才方面有着非凡业绩。40 多年前，我与戚长伟先生曾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我刚二十出头，在厂里当一名机修工。有一次厂领导在大会上宣布：明天上海合唱团将有部分成员下放到我单位工作学习，其中有戚长伟、靳小才、蔡炳才……我平时喜欢听歌，对这些歌唱家仰慕已久，听了这个消息，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。

没想到，戚长伟先生恰恰安排在我工作的机修部门。记得那

电话语音的“海选”

蒋钟铭

801 键，单挑“首席顾问”。杰克的座机响了，却没人接听，我想返回上级菜单，改拨琳达，稍一迟疑，突然电话语音提示我已超时等待，“嗷”的一声，断线了。最后，我打了三次电话才和对方说上话。

无独有偶，前几天，公司电话故障，办公室同事找运营商报修。也是语音话务员：积分查询、套餐服务、宽带用户……有 N 个选项之多，他自嘲做“听力选择题，破密电码，玩俄罗斯套娃”，一个套一个，一键又一键，绕来绕去，稍一分神，前功尽弃。后来他干脆拿来纸笔做“速记”，一只保修电话折腾了好长时间。如此语音

电话，“遍地荆棘”，叫人们从何下手？有人做过调查，选项过多，信息超载，常会导致人们注意力分散和效率下降。这是因为，受众所接收信息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处理信息的能力。

据报载，还有另类语音服务。某地 114 查询台，凡查询者一律先请欣赏一段广告：“海洋游泳馆，妈妈的选择，我的快乐……”这是语音电话的异化，受众“被消费”。

如同鼠标和网络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样，电话语音作为一种通信服务也是发展的趋势吧。但是，商家在效率优先的同时，对电话语音的应用，理应要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人性化服务：多些便捷，少些繁琐，多些直选，少些“海选”！因为，打电话双向交流才是第一要务，只有与人方便才能与自己方便啊！



多少年来，人们总把蚂蚁视作是一种很勤劳的小生物，认为它们对劳动的热爱除了蜜蜂以外，可能就没有其他小东西能出其右了。然而如今有昆虫学家指出，这是个误解，事实上蚂蚁并不勤劳。他的依据是，蚂蚁的寿命为两年，而在这两年中，它只为自己的生存劳动 30—40 天，其他时间则什么活儿也不干。如果我们用它们的比例来决定自己的工作年限，活 70 岁的人也只要上个三四年班就好退休了。一生中，只工作那么短的一阵子，实在是无法算作勤劳的。

这还只是一般情况，在蚂蚁中还有一种品质很坏的“蓄奴蚁”，就更是名副其实的大懒虫。

如非洲有一种叫去头葡萄蚂蚁的

小坏蛋，它们在准备养育后代的时候，就故意到另一种叫香家蚂蚁的门口去装死，让后者将其当食物拖进巢里。一到香家蚂蚁的巢里，这家伙马上凶相毕露，将负责产卵的香家蚂蚁的蚁后的头咬去，然后自己开始产卵。可怜的香家蚂蚁们浑然不知自己已成了别人的奴隶。因为蚂蚁们是依据身上的气味来区分自己的家人的，产在它们家里的卵自然就带有它们家中所特有的气味，所以它们就很尽职守地承担起照管“蚁后”及它的孩子们的衣食之需。

在全世界 8000 多种的蚂蚁中，有去头葡萄蚂蚁这种恶习的蚂蚁还有好多种。它们不仅是大大懒虫，而且简直有如奴隶社会里不劳而获的奴隶主一样可恶。

孙女糖糖出生后，妻子把家务打理得有条不紊，日子也因为孙女的活泼可爱而过得有滋有味。不过，看着她每天从早到晚忙忙碌碌，我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，几次提出要找个钟点工，而且派头十足地宣布：费用从我的“私房钱”里支出，但总被她硬生生地顶回来：“你这私房钱不也是我的共同财产？留着给孙女买玩具吧！”

如今，18 个月大的糖糖会走路了，会奶声奶气地叫人了，还会学着大人的样子帮着做家务呢！老伴笑着说：“你看，家里有现成的‘钟点工’，还用去外面请？”你别说，这孙女“做”家务还挺有模有样呢，连她老爸都笑着承认：“完全是阿娘的嫡传啊！”

客厅里那只茶几，是糖糖“包干”的区域，家里谁都不能当着她的面去清理。因为，看你抢着做了，她会叽哩哇啦地用只有她自己懂的“法兰西话”阻止你，还非得要把已丢进垃

朱自清看不起病

韦德锐

人，却看不起病，以致 50 岁人 1948 年便过早辞世。

毛泽东曾说，朱自清一身重病，宁可饿死，也不领美国救济粮。这等然是赞扬他的民族气节，但也道出了他的“穷困”。

既然有病，本该求医。朱自清也曾想住进北大医院但照医院规定，住院要交一亿（1935 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）住院费。朱自清家无存款，于是四出借贷，才借到五千万。朱自清逝世后，家人在他的皮夹里发现仅有七万法币。

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穷到如此地步，令人叹息。在民不聊生的社会，正直文人也大都命途多舛。比如那位“老病有孤舟”的伟大诗人杜甫，和“腹作千雷鸣”的伟大作家曹雪芹。

圾篓里的果皮、废纸重新捡出来，由她丢进去才罢休。

阿娘特地准备了一块白色小毛巾，上面缝了个

家有“钟点工”

吕庆

“巧虎”大头贴，成了她的专用品。她可不管茶几上脏不脏，隔一会就拿着抹布去抹几下。有时喝茶，水滴到地板上，她会蹲下去用抹布擦干净；看到沙发上有饼干碎屑，会用两只手指轻轻捻起来丢到垃圾篓里，然后，手指还要在茶几边上反复弹几下，好像怕碎屑仍粘在手上没丢掉似的……邻居说：“这个小‘钟点工’蛮专业的。”

孙女最喜欢跟阿娘到阳台上收晾干的衣物。有时衣服没干，也吵着要阿娘收下来，等她摸摸是湿的，才指指衣架，推推湿衣

给后人留下这么多美丽的朱自清，是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大学教授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名人，却看不起病，以致 50 岁人 1948 年便过早辞世。

毛泽东曾说，朱自清一身重病，宁可饿死，也不领美国救济粮。这等然是赞扬他的民族气节，但也道出了他的“穷困”。

那天上午 8 时许，女儿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，说“下个礼拜回家”。上海与美国芝加哥的冬冬时间，时差约 14 小时，这儿的上午 8 时，那边才前一天下午 6 点。

“今天是礼拜一，是下个礼拜吗？”她妈不知是哪个“下礼拜”。“唷唷，我忘了两地时差了，是这个礼拜。”那头女儿讲。“是礼拜几呀？”妈妈问。“问得介具体做啥？你又不来接我。”她每次回家都是她哥哥驾车去机场接的，这是她故意逗逗妈。

“傻丫头，依又不是啥大人物，要几个人来接依啊？现在上海已经蛮冷了，依又特别怕冷，我还要将依的被子床单拿出来晒晒太阳，让依晚上睡得暖热点呀！”女儿在那头听了，乐得唱了一句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，然后才讲了具体日期：22 日冬至回家。

放下电话，借着和煦阳光，她妈忙不迭地翻出被子床单，拿到阳台去晒，将她的卧室整理干净，又要准备

服，叫阿娘再晾上去。她自己的衣服干了，阿娘收下来交给她，她会一本正经地双手捏住衣角抖几下，然后摊在沙发上神情专注地折叠起来。小嬢嬢忍俊不禁夸奖说：“这孩子的职业素质比她家请的钟点工都好！”虽然折好的衣服像“千纸鹤”，但一听到有人表扬，她就会为自己的成就拍手欢呼。这时候，我这个做爷爷的自然不会吝嗇力气，常常把巴掌拍得通红，讨好她哩。

孙女揽下的家务活中，我最怕的是她“擦”玻璃窗。因为她个子小，我要从背后小心翼翼地托住她的屁股，任她上蹿下跳地“擦”，保证安全成为我的重任。看她两只小手抓着纸片在玻璃上划来划去，地上满是她“擦”玻璃后丢弃的餐巾纸，怪心疼的。我想阻止，阿娘开腔说：“没事，擦吧，爷爷有私房钱买纸。”其实，我哪是心疼买纸的钱！我是担心这“钟点工”日后真要“转正”了，得几棵大树做奉献才够她糟蹋呀？

当然，我家的“钟点工”有时也偷懒，她把一大桶积水都倒在垫子上，玩腻了，每次都是我这个“助理”无怨无悔地帮她收拾残局。

如今，许多做家长的都在千方百计为幼儿规划早教，这事我也问过儿子媳妇，还提醒他们：不能让孩子输在“起跑线”上。他俩指着茶几上的抹布笑着说：“爷爷奶奶对糖糖的‘早教’不是蛮成功嘛，我们还想在网替你们多招几个学生呢……”

王汝翔

那天上午 8 时许，女儿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，说“下个礼拜回家”。上海与美国芝加哥的冬冬时间，时差约 14 小时，这儿的上午 8 时，那边才前一天下午 6 点。

“今天是礼拜一，是下个礼拜吗？”她妈不知是哪个“下礼拜”。“唷唷，我忘了两地时差了，是这个礼拜。”那头女儿讲。“是礼拜几呀？”妈妈问。“问得介具体做啥？你又不来接我。”她每次回家都是她哥哥驾车去机场接的，这是她故意逗逗妈。

“傻丫头，依又不是啥大人物，要几个人来接依啊？现在上海已经蛮冷了，依又特别怕冷，我还要将依的被子床单拿出来晒晒太阳，让依晚上睡得暖热点呀！”女儿在那头听了，乐得唱了一句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，然后才讲了具体日期：22 日冬至回家。

放下电话，借着和煦阳光，她妈忙不迭地翻出被子床单，拿到阳台去晒，将她的卧室整理干净，又要准备

女儿最爱吃的胖头鱼烧粉皮。巴望着女儿回到身边。

女儿再大，再会挣钱，在母亲的心里始终是个长不大、不懂事的“丫头”。母亲没啥文化，两鬓银丝，脸上有了皱纹，不时她还会“骂”她几句，女儿还是能体会到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的。

金窝银窝，不及自家草窝。美国生活再优越，也不能代替在母亲羽翼下生活的幸福。

今宵打谜

周国瑾 阴盛阳衰

(商代、春秋人名各一)

昨日谜面：独自逛商店

(四字铁路票务语)

谜底：上铺一张(注：别解为“上店铺一个看”)

